

试论泛比句对比动句的承继关系及比较说明项的演变

王 周 明

中文提要：本文首先通过对比贝罗贝（1989）着眼于比较前项X、比较后项Y、比较动词“比”的分类与史佩信（1993）对泛比句“X比YZ”的分类来考察泛比句与比动句“X比Y”的承继关系，明确了在泛比句出现之前，还有几种跟比动句同时期的其他形式的“比”字比较句，却由于动词“比”虽然有比较之意，却没有兼表比较说明的语义功能，即不能表示平比（亦称同比）而没能发展出泛比句这样的后续用法。泛比句的比较说明项Z的雏形正是在表示平比和语义双指向X和Y的前提下，围绕着比动句以前置说明、前后跨置说明或者后置说明的形式出现，后来以与平比同现的方式分化出语义双指向X和Y的异比。伴随着的Z的语义性质及指向的变化，泛比句形成并逐渐演变成比字句。

关键词：比动句 泛比句 分类 比较说明项Z 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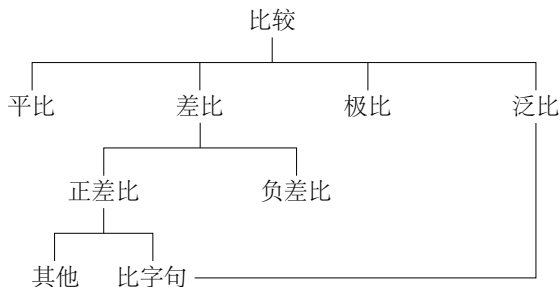
0. 引言：有关比较句的分类

对汉语比较句的认识反映在了对比较这一范畴的分类和名称上。对汉语比较句进行分类最早的、同时也是现今认同度最高的是马建忠（1898），他在《马氏文通》中对古代汉语比较范畴的分类及其名称——平比、差比和极比，至今仍被不少研究者沿用。不过，在此基础上，后来还有两个重要的追加补充。一个是进一步对差比进行分类，较早的如吕叔湘（1954）、赵元任（1968），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李讷·石毓智（1998）、谢仁友（2003）等都将差比分成了两小类——正差比和负差比¹。另一个是黄晓惠（1992）针对现代汉语常见的“他比我大。”这一类表示（正）差比的比字句“X比YZ”的由来发展问题追加了一个新分类——泛比，语义上涵盖平比、差比和极比，这一分类

『G R—同志社大学グローバル地域文化学会 紀要—』2, 2014, 75—88頁。
同志社大学グローバル地域文化学会 ©王 周明

也得到了广泛认同。由此，始于《马氏文通》的比较范畴的分类法可以图示如下：

【图一】



汉语的各种比较句中，包含了“比”字的比较句古而有之，其主要形式和用法发展到现代汉语阶段就是比字句（定义见下文），是现代汉语表示差比的主力军。而它的形成，由于涉及比较句语序的根本改变，还有“比”本身语法化的过程，所以一直以来受到研究者的多方关注。本文为了论述方便，根据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对比字句及其相关的“比”字比较句名称上作了如下指定。

比字句：现代汉语常见的“比”用作介词的“比”字比较句“X比YZ”²。

【图一】所示的比字句即此。

(1) 他比我大。

泛比句：根据黄晓惠（1992），形式跟比字句相同，但是“比”字是用作动词的“比”字比较句“X比YZ”。

(2) 周颙比臣，有国士门风。（世说新语·品藻）

比动句：根据黄晓惠（1992），“比”字用作动词，但是不具备Z的“比”字比较句“X比（于）Y”。

(3) 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墨子·鲁问）

一、先行研究回顾以及问题提出

1.1 关于比字句的形成

这三种“比”字比较句之间的由来关系及演变过程，贝罗贝（1989）、黄晓惠（1992）、史佩信（1993）以及史佩信·杨玉玲·韩永利（2006）³的先行研究已有分晓。三者中，比动句最为古老，先秦两汉文献中已多见。泛比句从

比动句扩展而来，即增加了新的结构成分Z；而直至六朝时期，Z又以独立小句出现的情形居多，是以黄晓惠设想Z与“X比Y”之间存在着一个可以补上的语义空位；“比Y”和Z均为语义重心。对从比动句发展到泛比句这个阶段的研究，数黄晓惠较早，但史佩信做得更加细致深入。

泛比句发展成为比字句，与古来有之的正差比句“(X) Z于/如Y”的衰微密切相关，而句子本身的变化表现为Z与“比Y”的连接愈发紧密，很难在它们之间补上所谓的语义空位；从而造成语义重心后移，导致Z成为唯一的语义重心；于是通过重新分析，“比”虚化为介词，最终演变成了仅表示差比的比字句。不过，对比字句的形成时期，有两种意见。太田辰夫（1958）较早注意到了泛比句与比字句在句子的语义和结构上的不同，他和贝罗贝都认为比字句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而黄晓惠提出了明清以后才突变形成的观点。

1.2 关于比动句和泛比句的句式分类

有关比字句演变的先行研究，关注于泛比句是怎样演变成比字句这一问题的居多，能够注意到泛比句以前情况如何的研究则为数甚少，而其中对其句式做了分类研究的更是只有贝罗贝和史佩信。

贝罗贝虽然没有明确言及比动句这一名称，但他指出先秦两汉的“比”是动词，表示“相比、比并”的意思；而他所做的8种句式分类无不着眼于X、Y和“比”这三个要素，就其客观的结果而言，8类中除了最后一类实际上是泛比句之外，其余7类都倾向于是跟比动句或者是与比动句有关的句式分类结果。现笔者将这7类及其例句列举如下，其中分类⑦是六朝以后新出现的。

- ①X比于Y：(4) 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
- ②比X于Y：(5) 尔何曾比予于管仲。（孟子·公孙丑上）
- ③X比Y：(6) 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
- ④XY比：(7) 美恶从而比焉。（韩非子·饰邪）
- ⑤X以Y比：(8) 必以先王之法为比。（韩非子·有度）
- ⑥X与Y比：(9) 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孟子·告子下）
- ⑦以X比Y：(10)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世说新语·品藻）
(11) 时论以颖比邓伯道。（世说新语·品藻）

为了说明自己对泛比句Z语义指向的认识异于黄晓惠的分析，史佩信对泛比句做了如下5种分类；并且所举的例句中，除了例12，其余的Z均为独立的小句。

- ①比X于YZ：(12) 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
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庄子·天地）
- ②(X) 比之于YZ：(13) 城上垣曰睥睨，……亦曰女墙，言其卑小，
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释名·释宫城）
- ③(X) 比于YZ：(14) 杨叶之大，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然其所止，
乃百步之内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枚乘〈上书谏吴王〉）
- ④(X) 比之YZ：(15) 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
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论衡·率性篇）
- ⑤(X) 比YZ：(16) 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庄子·秋水）

1.3 问题的提出

既然泛比句是从比动句扩展而来，那么理论上贝罗贝的有关分类应该跟史佩信的分类形成对应关系。果不其然，正如下【图二】所示，粗略比较之下就可以发现，排除掉各自分类时顺序不同的因素，可形成对应关系的就只有用箭头表示出来的三组：「比X于Y」→「比X于YZ」，「(X) 比于Y」→「(X) 比于YZ」，「(X) 比Y」→「(X) 比YZ」。

【图二】

贝罗贝对比动句及相关句式的分类：	②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 ↓ ↓
史佩信对泛比句的分类：	① ③ ⑤ ② ④

这三组之外，贝罗贝的分类④~⑦和史佩信的分类②、④则没有可形成对应关系的形式。鉴于比动句的出现先于泛比句，换言之，【图二】所示的对应/非对应关系可以理解为：贝罗贝的分类④~⑦没有后续发展成泛比句，而史佩信的分类②、④没有先行成立的比动句。这种情形应该如何看待解释，是分类自身有问题还是另有原因？目前尚无具体研究。而这种情形又直接关系到泛比

句的形成，因此本文拟就其成因及影响进行一些考察。同时，由于从比动句到泛比句，扩展前后的不同之处肯定会涉及到Z，所以一并兼顾讨论一下泛比句Z的语义性质及其指向变化的问题。

二、泛比句与比动句的承继关系

2.1 对贝罗贝分类③~⑦的考察分析

根据史佩信的比较分析，比动句虽然形式上不具备Z，但是它在语义上是完整的，因为“比”兼表了比较说明这一语义功能。这也是它区别于泛比句的主要标志之一。并且受制于“比”原本的词汇意义“并列、类同”，比动句本身只能表示平比，因而不至于与“比”兼表比较说明这一功能产生矛盾。

以此为基准来考察一下贝罗贝的分类④~⑦。首先，分类④~⑥联系各自的上下文例17~19来观察，就可以发现例7~9虽然作为独立小句在语义上是完整的，却并不表示平比。

(17) 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

(韩非子·饰邪)

(18) 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韩非子·有度)

(19) 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告子下)

例17的意思是“所以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干扰，美丑就会因此显示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干扰，轻重就会因此衡量出来。”，语义重心在于“镜执清/衡执正”。例18的意思是“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其语义重心是“以规矩为度/以先王之法为比”。例19的意思是“拿吃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吃的重要？拿娶妻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娶妻重要？”，语义重心放在了表述“礼之轻者重”。

句子中的“比”虽然有比较之意，却没有兼表比较说明的语义功能。换言之，表示比较是表示比较，但语义重心并不在比较，而在于别处。分类④~⑥没有在比较句的历史上继续发展下去的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

不仅如此，例18里，借助构成互文的前一句“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可以发现“必以先王之法为比”中的“比”并非动词而是名词；并且对应于“度”表示“标准”的意思，这里的“比”应该理解为“标准/依据”，这也是“比”的词汇意义所容许的。因此作为分类⑤的例句，例8是不妥的。⁵

至于分类⑦，贝罗贝提到了是六朝以后才有的，是以主要将关注视线投注到先秦两汉的史佩信和史·杨·韩没有提及这一分类是不足为奇的。例10、11的意思分别是“王夷甫把东海太守王承和尚书令乐广并列”、“当时的舆论把王颖和邓伯道并列”。从这两个例句的语意来看，它们也完全具备了比动句的特征，所以分类⑦应该列入比动句的一种。只不过这一类比动句是六朝新兴的，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没有的。

另外，单纯地从所引例句来看，分类③的例6也是有问题的。例6的上下文如下例20。

- (20) 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
(韩非子·奸劫弑臣)

例20里，根据上下文，“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显然是“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的后续句，它的意思是“就如同小土堆和大山陵相比一样，二者相差实在太远了”。因此，即使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小句，“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成“世愚学之人与有术之士相类似”，而只能理解成“世愚学之人与有术之士相比”。笔者认为作为分类③的例句，用例21、22替换例6更为适合。

- (21)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韩非子·内储说上)
(22) 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韩非子·内储说上)

再看史佩信分类②、④没有前承比动句的情形，史佩信的分析是“X一旦成为话题而居于句首（或者在前面的句子就已经出现），它原先所在的位置或者由代词‘之’取代，成为‘(X)比之于Y’式”⁶。因为“之”是复指前面X的成分，实质上并没有对泛比句的结构产生影响，所以跟上述贝罗贝分类④~⑥的情况大不相同。

2.2 泛比句中z的雏形

比动句所表示的平比意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抽象地加以表达，无法具体说明究竟是何种程度何种情形的相同或者相似。这种模糊性不难想象会成为意欲明确表意时候的障碍。于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比动句前后往往出现另外的小句或者句子，通过它们的补充说明，比动句所表示的抽象的平比意思得以具体化。以下例23～30为先秦两汉的例句，划线部分即为对比动句补充说明的小句或者句子。⁷

- (23)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
- (24) 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
（左传·昭公三十年）
- (25) 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吕氏春秋·离俗览）
- (26)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荀子·法行）
- (27) 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对曰：“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耇耇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管子·小问）
- (28) 子贡曰：“君子见大川必观，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庠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贞；苞裹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是以见大川必观焉。”（大戴礼记·劝学）
- (29) 臣闻之，行者比于鸟，上畏鹰鹯，下畏网罗。（说苑·敬慎）
- (30) 孝宣比尧舜，天下太平，万里慕化，仁道施行，鸟兽仁者，感

动而来。(论衡·讲瑞)

各个划线部分的内容，例23的是先行说明“我”与“老彭”的共同点，例24的是关于“吴”之所以能够与“诸华”相比的原因，例25的是“翟”与“宾萌”选择相似，例26跟例28极为相似，都是用上大量篇幅补充说明为什么“玉”和“德”以及“水”和“德”的共同之处，例27的是突出“粟”、“禾”的优点来与“君子之德”相比，例29的是借助“鸟”来说明“行者”的弱点，例30的是以尧舜来突出孝宣的功德。

这些划线部分，首先，就相对于比动句的位置而言，例23、24、27为前置说明，例25为说明跨前后，例26、27、29、30为后置说明。其次，就与比动句的紧密关系而言，前置说明与比动句的关系较为松散，这是因为在内容上X与Y的比较关系后于前置说明出现，所以前置说明往往倾向于直接对X负责；后置说明则因为紧接着前面的比动句，结构上显得紧凑一些。最后，就这些说明的句长而言，例23～25的句长都不算长；例27的句长较长，不过细观其内容，与其说是对后续比动句的说明，不如说是直接针对“粟”和“禾”的分别说明，因此即使后续比动句不出现似乎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例26、28、29、30的后置说明多数句长较长，尤其先秦的例26和28的句长相当长，只是这种规模的句长到了两汉已不复见。前置与后续，句长的不同，正好也说明了对比动句而言，添加后置说明的可发展空间更大。

这些所谓对比动句进行说明的小句和句子，行文内容上无一不是独立的，对比动句的依附性极小，其中又以前置说明尤为突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不适合将它们定位为已经就是Z。这也正是为什么只能称之为泛比句雏形的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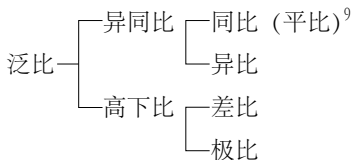
三、泛比句Z的语义及其指向的初期变化

从比动句的表示平比，到泛比句的语义上涵盖多种比较，最后又转移缩小到比字句的只限于表示差比，这个漫长的过程非常复杂，因此才引起众多关注。关于比动句扩展为泛比句，中间经历了复句过程这一点，黄晓慧、史佩信、李讷·石毓智等多有讨论，结论也已经十分清楚，本文不再赘述。

3.1 史·杨·韩（2006）的比较范畴分类和泛比句形成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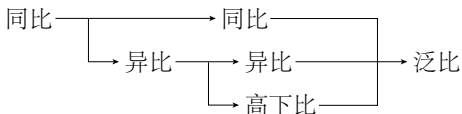
跟《马氏文通》的考虑显然不同，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将汉语的比较范畴偏重作为一种比较关系来看待，归纳出两大类——异同比和高下比，下辖11种小分类⁸。这种归纳分类及其名称，除了史·杨·韩以外，后来的研究虽然不时作为辅助性参考，但是少有正式采用。史·杨·韩借用了吕叔湘的异同比和高下比的分类法，构筑了如下比较范畴体系。

【图三】



史·杨·韩的这种分类法实际上是为其下文中概括动比句扩展为泛比句这一过程作铺垫。

【图四】



【图四】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从同比用法分化出了异比用法，没有这个环节的实现，就意味着没有泛比句，也就没有日后的比字句了。而史·杨·韩尚未对这个变化环节如何实现的问题予以解决。

3.2 从同比分化出异比

因为比较性质全然不同，同比用法中突然分化出异比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以下例31、32，我们就可以对这种分化是通过渐变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一点管窥一斑。

(31) 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庄子·天地）

(32) 夫以桑谷比于龙，吉凶虽反，盖相似。（论衡·异虚篇）

史·杨·韩也注意过例31，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判别“比牺尊于沟中之断，

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究竟是比动句还是比字句。笔者则注意到它即便有了属于异比内容的“美恶有间矣”，“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其于失性一也”这个句子的比较结果的重心还是在“其于失性一也”这个属于同比内容的部分上。例32也是一样，“吉凶虽反”是属于异比的内容，但整个句子“夫以桑谷比于龙，……盖相似”的重心还是落在了“盖相似”这个属于同比内容的部分上。因为“美恶有间矣”与“其于失性一也”、“吉凶虽反”与“盖相似”之间都有隐含的转折关系，而汉语的转折关系往往语义重心在后半部而不在前半部。于是，笔者推测这很可能是异比进入原本只表示同比的泛比句的初期形式，即异比内容首先是作为X中担当配角的那一部分，通过这种衬托担当主角部分的同比内容却不改变句式的方式进入到泛比句中来的。

而且根据上文2.2对泛比句中Z的雏形的分析，已经发现比动句的后置说明内容，其语义毫无例外是同时指向X和Y的。这就使得刚刚伴随着同比进入泛比句的异比，其语义也是分别指向X和Y。在例31里，“美”指向“牺尊”，“恶”指向“沟中之断”；例32里，“桑谷”指向“吉”，“龙”指向“凶”，从而构成了异比。

在此之后的发展是，异比逐步站稳脚跟，于战国末期独当一面地在泛比句中占有一席之地。以下例20和33都表明了从同比分化出来的异比的Z语义上分别指向X和Y。

前出(20) 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
(韩非子·奸劫弑臣)

(33) 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庄子·秋水)

这以后又发展出了Z语义单指向X的异比，如例34；进而继续发展出了高下比（包括差比和极比），如例35、36及前出的例2。

(34) 然梁必比于秦若仆耶？(战国策·赵策三)

(35)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淮南子·泰族训)

(36) 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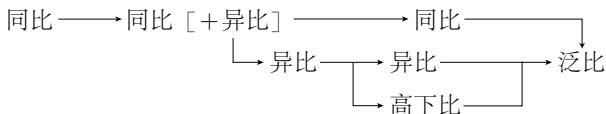
Z在泛比句中的语义性质及其语义指向变化的先后顺序是这样的：

【图五】

同比（双指）——异比（双指）——异比（单指）——高下/差比·极比（单指）

基于Z的上述特征，关于泛比句形成过程的【图四】可以考虑作如下的一处补充，即标示出同比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异比并不是突然从同比分化出来的，而是先经历了一个与同比共起的阶段，然后才独立分化并继续发展的。

【图六】



四、余论

4.1 Z的语义性质和指向的演变对泛比句的重要性

在泛比句出现之前，跟比动句同时期还有不少其他形式的“比”字比较句，却由于不表示同比而没能发展出泛比句这样的后续用法。泛比句伴随着根据表意需要发展壮大而Z而形成发展起来。

在对泛比句的最早研究中，黄晓惠提出Z的语义指向是单指向X，史佩信和史·杨·韩将其修正为从双指向X和Y缩小到单指向X。虽然泛比句形式不变，始终都是“X比YZ”这一种形式，却由于Z的语义性质的变化造成了所表示的比较范畴的变化，所以涵盖三种同形不同语义的泛比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Z对泛比句的重大影响还体现在最后泛比句通过重新分析演变成比字句，其主要变化之一仍然还是体现在Z上，即形容词性Z的数量迅猛扩充直至大大超过动词性Z。

4.2 对泛比这一概念的认识

史·杨·韩对比较范畴的新分类法对解释泛比句的形成过程十分有利。不过，这种分类法的最大问题在于对泛比的理解和定位。很显然，与【图一】的泛比作为比较的下位范畴相比，【图三】的泛比直接等同于“比较”这个范畴，概念完全变了。而即使【图四】的扩展过程作为语言事实成立，也是“比”字

比较句内部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同时还适用于概括其他比较句的变化发展；而且根据已有研究，其他比较句变化发展至今都没有泛比的状态。因此，用泛比来代替比较这一概念范畴的做法是不妥的。如何活用比较范畴的概念来处理类似比字句这种演变尤为复杂的比较句还是一个新课题。

注

- 1 虽然分类目的、标准和名称多有出入，吕叔湘（1954）称之为胜过和不及，赵元任（1968）称之为较胜和较差，贝罗贝（1989）和李讷·石毓智（1998）称之为比较级和相差级，谢仁友（2003）称之为正差比和负差比；但是由于对《马氏文通》的差比的认识度基本一致，所以看似不同的分类，其实际效果可谓大同小异。为了尽量保证比较范畴内部名称的统一性，本文有意采用了谢仁友（2003）的名称。
- 2 X：比较前项，Y：比较后项，Z：比较说明项。当例句中的X因上下文关系省略不出现，或者与Y、Z分属于不同分句或句子时，本文将优先考虑比较句的构成来予以适当讨论。
- 3 为了区别于史佩信（1993），史佩信·杨玉玲·韩永利（2006）下文省略作史·杨·韩（2006）。
- 4【图二】列出的对应关系，主要是按照史佩信的分类顺序来排列。因为史佩信的分类强调原始格式和变化的先后顺序，而贝罗贝的分类并不明确是否重视这一点。
- 5 由于笔者目前调查过的语料中暂无可以匹配贝罗贝分类⑤的例句，此处暂时只能停留于指出例8的问题所在，而无法进一步补充新的例句来证明这一分类的正确性。
- 6 此处转引自史佩信1996：460。
- 7 例24～26、27前半、28～30转引自史·杨·韩（2006）。
- 8 该11种小分类的具体名称为：类同、比拟、近似、高下、不及、胜过、尤最、就动作比较、得失：宁、不如和倚变（比例）。因为与本文论述没有直接关系，正文中此处从略。
- 9 以下为了方便名称上与“异比”相呼应，改“平比”为“同比”。

[参考文献]

- 冯春田2000《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黄晓惠1992〈现代汉语差比格式的来源及其演变〉《中国語文》1992年 第3期 pp.213-224
- 蒋绍愚·曹广顺[编]2005《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史综述》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焱·孟繁杰2010《汉语平比句的语法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1954《中国语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石毓智2001《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增订本)》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石毓智·李讷2004《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史佩信1993〈比字句溯源〉《中国語文》1993年 第6期 pp.456-461
- 史佩信·杨玉玲·韩永利2006〈试论比字句的形成及其与先秦两汉有关句式的渊源关系——兼论“词汇兴替”〉《中国語文》2006年 第2期 pp.142-150
- 太田辰夫1958《中国語歴史文法》东京：江南書院（蒋绍愚·徐昌华[译] 1987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
- 王洪君1987〈汉语表自指的名词化标记“之”的消失〉《语言学论丛》第14辑 pp.158-196
- 王力1984〈“之”、“其”构成的名词性词组〉《语言研究》1984年 第2期 pp.1-9
- 魏培泉2001〈中古漢語新興的一種平比句〉《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4期 pp.45-66
- 魏培泉2003〈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pp.75-106 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 魏培泉2007〈關於差比句發展過程的幾點想法〉《語言暨語言學》第8卷 第2期 pp.603-637
- 谢仁友2003《汉语比较句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 杨伯峻·何乐士1992《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北京：语文出版社
- 杨永龙2011〈从“形+数量”到“数量+形”——汉语空间量构式的历史变化〉《中国語文》2011年第6期pp.499-513
- 袁宾·徐时仪·史佩信·陈年高[编] 2001《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
- 张赅2006〈唐宋时期的平比句〉《中国语言学报》第12期 pp.122-133
- 赵元任1968（丁邦新译本1980）《中国话的文法》（《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朱德熙1983〈自指和转指〉《方言》1983年 第1期 pp.16-31
- Peyraube, Alain（贝罗贝）1989 History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from the 5th Century B.C. to the 14th Century A.D., Reprinted Proceeding o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ca) Vol.2: 589-612

[附记]

谨此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惠赐修改意见。文中若有错误不妥，一概由笔者负责。

【日本語要旨】

汎比文と比動文との継承関係および比較説明項の変遷

王 周 明

本論は先ずPeyraube (1989) の比較前項X、比較後項Yと比較動詞「比」に着目した分類を史佩信 (1993) の汎比文「X比YZ」に対する分類と比較して、汎比文と比動文「X比Y」との継承関係を考察した。その結果、汎比文が現れる前段階として、比動文と同時期に他の形式を取る幾つかの「比」字比較文が存在していたが、それらの動詞「比」には比較の意味があるものの比較説明の意味機能を兼ねていなかったため、結局汎比文のような後続用法を生み出しえなかった、という事実を明らかにした。汎比文の比較説明項Zの初期形態はまさに平比（同比とも言う）及びXとYとの二重語義指向のもとで、比動文を中心にする前置説明、前後置説明あるいは後置説明という形式として出現した。これは後に、平比と共起することによりXとYとの二重語義指向を持つ異比に分化した。こうして、Zの意味と語義指向の変化に伴い、汎比文は次第に「比」構文に変化していった。

キーワード：比動文、汎比文、分類、比較説明項Z、変遷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ized-*bi*(比) Constructions and *bi*(比)+Verb Construc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Result Items

Zhouming WANG

Keywords: *bi*(比)+Verb constructions, generalized-*bi*(比) constructions, classification, comparative-result items, evolution